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赤城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鄭泰郊

赤城集卷五

宋 林表民 編

丹丘州學記

李 防

學之時義大矣哉人不學不知道道者非他道也安國家治人民之道也人能研味古訓鑚仰聖經將以演潤性識革去蒙吝究先儒教化之術貯乎胷中頤君子仁義之説裁諸筆下引而伸之利而用之發為德光蓄為

政本求其治也又何艱哉倘捨其學從其政有若擿埴索塗㝠行而已矣豈辨民哉噫三代之所以明人倫厚風俗者設庠序之效也兩漢之所以昌王業永帝圖者興儒學之驗也其人文肇生易其首焉則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孔聖答問著成論語首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禮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春秋曰學然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揚

子曰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荀子曰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唯學乎學者大富之羆也舉是論之歷代聖賢垂諸典訓未始不以勸學為先蓋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立身立身然後從政從政然後致主非其學則仁義忠信孝弟禮法從何入焉既不以聖賢之道入乎心潤乎性則空空焉縱其心放其志事親則昧其孝事君則昧其忠臨民則昧其教由是而言學者生民立身事主之大本為世之急務也可不在心乎景祐二禩秋八

月防自澶移宋宋有府學久矣生徒實繁規模大備風教日盛詩禮日聞以是出名流取甲第者多矣歷公卿居富貴者亦多矣得非興學明道之顯效歟防俚人也遭遇明主坐眞周行每以為學之初涉道甚淺入官之後立政無聞不能探聖人文章之奥稽賢者政事之本徒竊厚禄以為尸素之臣故常有志勸人之為學贖已之不學欲人之多聞贖已之寡聞寶元元年冬十有二月自宋移台台之亞尹宗明晉卿眞端方純懿好古愛

公之士也曁從事會稽肅之隴西泰符及臨海長著作高平貫之皆清慎有文之流官聯之間道義相得寅緣幸會有若舊交凡所建議躍然一心因相謂曰涉海則方丈蓬萊跨陸則四明天台以知天台者山水之秀甲天下也可無清氣以生奇人況趨走之吏尚弄翰墨而詢諸郡人則曰近世以來鮮登科者吁豈非出守者不以儒為意乎反以儒為鄙乎致學者鮮而士之寂寥乎又相謂曰士不以勸勸不以道則舍此而適彼者有之矣

道聽而塗説者有之矣為西北之流而忘反者有之矣且尚丈之世素風四發普天率土咸建儒宫山竒水靈之地何獨未建耶晉卿曰久有是心而力不足也今日之事同志相符躍焉而喜濟焉而謀政之暇日遂卜方所郡署東南隅凡百步有隙屋十數間揆而度之默而識之又相會曰兹地也密邇郡署若建學館則有位之人易為領袖可計隙屋益而就之矧材甚省功無多苟見義不為是無勇也莫不亟名占吉日風斤騤運虹梁

作申制作有經簡質爲尚止增十間舍遂成一畝宫自仲春十有一日起功至仲夏十有一日畢力高門穹崇峻宇蕭洒靡踰百日衆心樂成詩曰不日成之吾今得之矣學既成會八使葉公清臣庚止是郡首登是學延與諸生從容論道謂防與晉卿曰既興庠序將變風雅不顯不敞何以勸人因而又建小樓以貯羣籍生徒怡怡郡人躍躍復有好事者願出書糧共三百石其助也翕焉其興也勃焉噫學校斯設縫掖有光而今而後越

變至𡻕豈難也哉仍命宿儒特為主者詩書禮樂不得不興矣忠信孝弟不得不增矣愚者可以智賤者可以貴貧者可以富善者可以顯葢學有所歸俗有所化自然時習而日益矣吾故曰學之時義大矣哉有君子與吾同志者諒無誚焉

州學記　　章望之

宋一中國而文教修學者大盛未免乎無師頃歲詔許郡縣建學館養英才雖興廢在人然後生知鄉風教而

大講儒雅斯道開明矣及慶歴癸未甲申用事之臣改革百度太學師生是非時政上懲横議學事中弛越明年戊子又命四方無改官學之人欲詳舉送爾執事者失朝廷旨謂將廢學而迎合之學其廢矣尚不為立師生矧復能興棟宇期以教人歟自非知道識王化之本者孰敢尸其事台州之學在子城中之東實前守李君防再徙之歳久罕敝僅存皇祐二年通判江執中攝州政謀盡革之會衛尉少卿吕侯來守郡嘉協斯議遂毀

舊圖新倍隆前制逾月而役休有殿以春秋釋奠有堂以揖讓講論閣以儲書齋以居處門廡庖廚既周既飭凡為屋五十楹巖然而高冲然而粹復有百物之用備以養官民子弟於其中異日台人道立而行明身寵而家昌且有魁偉特傑之才自致聖賢之地是惟興學之賜哉斯役也大理寺丞知臨海縣崔黃臣司理參軍王景實董之莅事有方故費鮮而功速宮室壯好焉已而不鄙非才見托紀述百年學如不葺來者其媿斯文此碑

已亡陳司業耆卿於
李守兼所編中抄出

台州重修學記

李　翔

學之設尚矣堯舜三代皆有學春秋之時去古未遠二百四十二年一百九十三國能修泮宮者獨一僖公彼鄭子産號為名卿不毀鄉校僅如餼羊之存亦不克相其君以敎化為本務趙簡子以儀為禮晋士會不識殽烝使當時學校素修禮義素明目熟乎俎豆足習乎規矩豈有臨事憒禮之失乎由是言之子衿之刺何國蔑

有我宋聖聖相承垂二百年庠序徧天下絃歌接閭里
主上中興幸首善書六經製先聖七十二弟子贊風勵
學者俾獲覩天地之純全何其幸也雖然興學者天子
為天子興學者太守也太守賢則學校興人材盛否則
學校廢人材衰政教汚隆風俗厚薄實係焉不知者乃
區區簿書獄訟財賦之末所謂使民回心向道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也太守臺簿黄公本以經術為諸儒倡故
其為政知所先後台舊有學歲久浸圮公命工度材革

故而鼎新之又增廩米出公帑加養其徒月謁殿成禮升堂講說學官職事以序進圜冠峩如大裾襜如誾誾秩秩有洙泗風諸生德公又樂公教於是相與繪公像記其事曰漢循吏惟文翁以興學顯唐循吏惟常衮以興學顯至今閩蜀號為多士而二人之名與之俱傳今黄公篤誠於學士方嚮化興時人材作成蹻蹻虎臣在泮獻馘當有所謂允武之士也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當有所謂允文之士也以此導其鄉治其國平天下化

獷惡而為良善操不軌而為順從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又必自兹以始台之多士盛於閩蜀黄公之名蓋有出翁衮右者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蓋言僖公能飲君子長者以酒君子長者亦錫以難老之福欲其壽永作人也咏歌嗟歎之不足手舞足蹈而有餘至於象其形容非止朝夕望其儼然之威即其温然之色而不忘欽慕之心亦欲黄公長於作人如魯之僖公爾薄采其芹薄采其藻則學者事也公字仲徵名章邵武人也

台州重修學碑

唐仲友

本朝以恢儒為家法自慶歷迄紹興命教益廣太上皇帝首善輦轂欵謁臨幸親勒石經以風厲學者聖主服慈訓復舉縟典橋門觀聽益盛肇建華閣嚴奉奎畫增飾黌舍輪奐一新風教所被無間幽遠矧在甸服敢不欽承仲友世以諸生受國恩淳熙庚子奉命假守歲丁大祲夙駕至郡既謁先聖行視學宮將就傾圮惕然念非宣化所宜顧民艱食事有序既登麥命臨海令葺大

成殿易腐苴罅堅緻可久至秋中熟乃議修學闢庭高門崇垣修廡倫堂書閣因舊而葺鳩工度材慮吏竝緣乃集鄉之搢紳推其賢能者三人庀役事擇僚屬四人取諸吏卒謹飭者行文書給呼名如作私室官不知役始作於壬寅孟春畢於首夏庭宇夷直規制宏壯悉過於舊材良匠能可支百載夫以天子命郡置學選明師教士以德行道藝以培植風化震動習俗使人知有禮義以胥訓胥保於平康輯睦之地乃王道之本生民之

命不可一朝緩養薄則不足移體居陋則不足移氣青衿挑闥而不孫業則風俗之苟簡熟爛至於扞格而難入無足怪也茲郡邇辟雍之流而以水火風旱之相承補敗不給顧視歎咨以迄於今又因循而不修守之罪大令捐數千緡而賢士大夫樂與共成豈獨守之責塞實亦成前人之志副多士之願然鄉之賢士大夫勞其心力而守蒙成此非天子之德厚而朝廷之化深與喜其成而推其本言之不足而至於咏歌詩其可無作詩

曰有學之宮既久斯圮匪鄉之美孰葺而起伊鄉之英匪為我勞辟雍之化其流滔滔有廡斯修有門斯閎多士復來居移氣壯台山巍巍江流逶迤有學之宮與江山齊既安爾居既鼓爾篋青青子衿曷孫爾業我風斯移我俗斯美詒爾多士毋負于天子

台州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范說

夫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後帝皇而出知帝皇之聖陶唐虞舜之化知所以盡美夏禹湯乙之嗣知所以純

扆挺君臣父子之教成冠婚射御之統垂諸億載而不易其緊宣聖之謂明矣聖矣實惟生於姬周之季幽厲之後也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以為神異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又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出蒼龍繞室五星降庭茲又奇怪惚恍弗可以具論歷聘列國不遇時君蓋所以然者悲道之不行不悲時之不遇闇闇於洙泗之表齗齗於龜蒙之奥讚明十翼之旨開系太極之度三才之義博而益顯八卦之列變而益神述二聖三皇

之言九宫五行之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明悔過自誓之為賢發明十五國君臣善惡之本攄之為諷誦叙二百四十年治亂之蹟十二公承襲之宜大則申襃貶次則陳赴告三千之狀辨卑高之體三百之條定名數之列裁六樂分四象雲門咸池所以興大倫大章大韶所以增廣懿大夏大濩所以象功成大武所以陳武功斯六籍者所謂之人文也洎兩漢而下建侯樹伯比比相尚嗣王封聖者綿綿徽號台州東甌之分野淛水之

右界率有六朝之遺範粲焉衣冠素業者有矣而茲廟
也舊莅郡署之背枕山之趾宫宇側陋鞠為荆蓁一日
會僚屬而謀之祠不亦隘矣因圖完葺而遷寘之乃卜
東城之維四向平易襟帶林藪腹腋刹廟薙草誅茅爰
命哲匠授全模閎其桴棟博其楹礎有以高為貴者峙
之以塽塏有以廣為麗者敞之以廊廡磨礱砥礪周之
四辟丹漆頳壤飾之叢綺中設肖像被袞冕於南面旁羅
兖公而下象昭穆於左右列八十八座圖蘧伯玉左丘

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德毛萇孔安國劉向
鄭衆杜子春馬融鄭康成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
預范甯高柴宓不齊樊須琴牢梁鱣冉孺原亢漆雕開
商瞿司馬耕子張巫馬期公冶長澹臺滅明原憲公伯
寮燕伋南宮縚縣成顏路顏幸曹邺於東向辟續孔忠
叔仲會秦祖鄭國公西輿如冉季漆雕哆左人郢廉潔
步叔乘邽巽顏之僕狄黑顏噲公晳哀樂欬公西蒧申棖
曾蒧公孫龍任不齊秦冉施之常公祖句茲伯虔縈旂

顔祖秦非申黨后處奚容蒧石作蜀壤駟赤漆雕徒父公夏首公良孺公肩定鄡單句井疆罕父黒於西向闢其豆實其籩實視牲犧皆品著之其用少牢率以春秋置奠而常饗之景爍哉宣聖為王者師迄今千餘禩其道益廣其貌益嚴國家加號至聖文宣王不其然哉其地勿改其制益崇考室斯干賡之伊載鍾皷干戚落之惟熙若揭日月而行焉因琢石鏤文寘夫不朽

台州鄉飲酒記

謝升俊

國家自中興以來追復舊章一新典禮用底太平之治以紹我宋累聖之休是以崇宗廟以寧祖考躬郊祀以饗神祇闢賢士之關以長育人材凡所闕遺莫不振舉惟是鄉飲之禮久而未講令又詔頒郡國悉令推行將使數千百年之曠典亦幸遇於旦暮間甚盛舉也郡太守秘閣張公偁適當奉行恪虔靡怠不踰旬月大講於鄉校仰副詔旨舉行之意屬升俊實書其事欲鑱諸石為永永無窮之傳升俊竊謂先王制禮之意悉緣人情

人情所欲因以行之其所惡因以去之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六順也是人情之所欲其可不行乎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是人情之所惡其可不去乎鄉飲酒禮實後世逆順之所自正孰謂今日可廢而不行耶大哉鄉飲之為禮也古者賓興賢能則行之明養老正齒位則行之春秋習射於禮則行之鄉大夫飲國中之賢者則行之時習雖不同然其為禮之意則一至漢唐間固甞舉行

不過一時尋即寢廢詎曉先王之深意哉是禮之設初不規規務為籩豆脯醢合歡於飲食間謂夫主賓介僎之有象辭孫獻酬之有節拜跪升降之有文坐有序豆數有別凡禮之意悉寓焉故行諸一鄉之內則父詔其子兄敎其弟目熟於所見耳熟於所聞不獨識禮之制又且達禮之義居於家者弟長而養老仕於國者尊君而親上自然教化行習俗美人人知順逆之理皆有士君子之行而乖爭凌犯不生焉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

道之易易又曰鄉飲之禮所以明長幼長幼之序失則
爭鬬之獄繁矣殆謂此也台之為郡實東浙樂土生齒
繁息事物猥多所以去逆效順在所悉中於禮觀之者
如堵皆知為士之貴而加歎仰見今日化行之初風教
之美天下靡然丕變嗚呼豈不韙歟

台州州學藏監書記　　　李翔

文籍生於虙羲六經成於孔子孑出論語史始編年厥
後書日益繁六經之外有傳註傳註之外又各有書諸

子亦各有傳註史家又有雜説學者恥一物不知昔人有願入秘書一讀平生未見之書夫為士未入秘書必游學校求多書者假之以觀而貧者苦於無資其力能以置者固不知秘書之富也非賢師帥為之置書其間學者非自致青雲之上求入秘書終未得盡讀聖賢之書如古人矣此為士者公患也上即位之首年敷文閣待制趙公以同姓之賢來守丹丘下車敦庠序之教士知嚮矣明年春陟巍科者十人江山之勝蔭牛宿而直

台躔長才秀民間出其間每三歲南宮有司以名上者不過四五人至此遂倍蓰於他時豈非教養作成之有道耶一日公謂翔曰來學之士宛然洙泗之風獨書籍未備不足以供其觀覽未免假書於市者於是出帑藏之羸五百緡置監書三千五百卷命藏之學俾登吾藏書之所如入羣玉之府球琳琅玕無所不有仁智各隨其所見大小各隨其所得異時推其得於書可堯舜其君民是藏書之效也已嗚呼賢矣哉仁人君子之用心

也兩漢四百年傳循吏纔十有八人文翁興蜀學遂冠西京循吏之目衛颯興桂陽學遂首東京循吏之名彼之興學未暇藏書也固雖猶歆艷如此睹公勸學之勤藏書之盛又當大書不一書為時循吏之冠冕矣翔非其人也而公命記之姑叙藏書之歲月俾取書而觀者曰是趙公之德也書之藏不朽公之名亦與之為不朽書之澤無窮公之教亦與之為無窮昔召伯聽訟南國去左右於成王人懷之勿剪其甘棠公今易鎮四明行

勸相于朝是書之遺德多士奚止甘棠之遺愛比耶公有才美文章而無驕吝之私天資至誠樂成人才治郡煒然有聲為前人之未為能前人之難能其藏書于學尤為可書也若夫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得道忘書雖有不容贅者要之得魚兎者必自筌蹄始學道者必自藏書始

州學吏造釋奠祭罷頌　　賈南金

郡刺史以愽儒為政政之本也儒宮釋奠政之大天台

在浙名邦釋奠有罷非惟不備且不度行刺史者槩未
遑及人乎數邪歲乙巳天子重遴侯度毗陵丁侯璹繇
棘正來莅次春丁卯行事因慨然曰無乃太簡乎此規
不規彼矩不矩禮自聖人出乃不足藏報奚其禮按朱
文公成式寅夕斤䕮詔工授指蓋侯宰新昌曾以公定
於太常者授令刺郡宜汲汲期春始告成於是丁亥先
夕戒設由殿庭溢兩廡位各有罷陶不窳斲不鏤麗牲
於碑奏割如制黄流洋洋椒飶上升刺史袞冕赤舄登

降鏘鏘猶天之靈肅若在廟一郡既觀且唱曰夫子之禮如此夫吾徒豈可不恪事畢諸生亟請於南金曰侯以仁義為堂皇以禮樂為宮牆民格其化而士尤沐厥澤可無以魯之頌僖公者為侯頌乎是可以觀政矣嗟夫子入太廟每事問而祭器之簿正尤急曾子亦謂之有司存葢道不能虚行也而寓於器謹其器存其道也子曰我祭則受福政非禮不行禮非儒不舉侯將以儒道天下可無頌以祝其嘏其辭曰我瞻芹宮猗祀之器

昔不度兮今何偉我贍庭廡猗祀之位昔不專兮今何
備誰其繩之文公興之卓哉我侯今具新之禮既周矣
神具歆矣繄千萬年作自今矣邦人有祝祭則受福詎
邦之福實侯之穀侯曰不然天子我先我將以禮樂佐
天子惟四代之似

赤城集卷五

赤城集卷六

宋　林表民　編

州學建武齋記　方　曝

上嗣位之六年夏五月近臣有抗章於朝其畧曰國家留意人才文武並用故有太學有武學令州郡莫不有學起居飲食月書季攷惟文士耳習武舉者一無所豫甚失國家並用文武之意乞諸路提學詔所屬郡庠增

闕一二齋兼養武舉之士上可其奏惟臨海郡學建置
日久淳熙壬寅郡守大著唐公更加繕造儀門外兩廡
東則宗學西則縣學後有由縣學之左捬經武一齋尋
廢今郡侯遵奉明詔屬有司相厥攸居於是即武經之
舊廬拓旁吏舍而廣之設爲二齋左曰備文右曰輔德
又於教官廨舍後隙地闢射圃締亭其上榜曰立德蓋
亦循其故址而鼎新葺之焉會秋仲月諸生應補者五
十餘人采其文理之優者聽八月書季孜一如造士之

法講肄射藝旬日亦有常程州郡選戎官之精貫武技者為之訓導給民没官之閒田以資其廩餼於戲休哉甚厚意也諸生合辭請謂不可無志晬不獲辭竊嘗誦詩魯頌泮水有馘馘獻功等事然後知古之學校不專為教化絃誦地而武畧兵戎之圖不寓是焉自漢武帝求文武如不及唐長安中始置武舉與進士明經並行然董仲舒與太學之請唐六館之目至不一而為習兵書者設蓋蔑如也惟我高宗南渡中興時則兩學並建

繇是文武長材彬彬輩出若乃郡國自慶歷興學距今一百五十八年儒風日以寖盛而武勇智畧之士散居田野三載大比僅或自拔以著見獨平時肄業講習之所闕然不聞可謂闕典今日崇尚右序風被四方既以教養作成之事附麗於禮義之宫益使太公孫吳之術是班於孔孟之道士心攺觀爭自激昂奮發功名相勉忠義然則儲養於無事與夫掘士於倉卒豈可同日論哉吾聞是邦山明水秀魁壘之英忠鯁之賢公輔之彥

師帥之才聞人顯士繇鄉校出代不乏人紹興甲戌庚辰僊居鮑氏兄弟首相繼以武舉擢乾道初又有自右科易進士第而後為名卿賢方伯者自是聯肩接踵腰金紆紫項背相望然終未若文雅閎博之士光明儁偉之盛今郡侯仁賢推廣德意加恵多士爾游於斯泳於斯既乃心精乃藝毋荒於嬉毋自鄙夷於詩書禮樂自命於勳業遠大自期詩曰髦士攸宜又曰蹻蹻王之造抑俾熙朝文武得人如周家之盛庶無負聖天子樂育之

意

州學教授題名記

王讓之

聖王建置學校長育人材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藝祖受命承五代干戈之餘綱紀初基日不暇給而臨幸監學再舉縟典尊師重道有光古昔閱時未久申命近臣聚生徒講學以風四方規矩遠矣列聖遵守家法有隆無替接于慶歷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而教養之制加焉夫培植涵養於平居未用之時將憑藉

扶持以為子孫數百世之用則所謂教者豈特月書季攷而已哉今學官在郡縣中雖無羣有司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冗然所任之重視羣有司何如也議者顧以為閒散無事之員安知祖宗建官立學之本意哉天台為浙下州而人物之盛出為名卿才大夫者項背相望此非一朝夕之故也蓋自建學以迄于今作人之功至矣為學官者不知幾何人顧使其姓名不傳於後豈非大闕予因博稽記籍之傳參以故老耳目之所信其所

可見者才得二十有八人先此皆與歲月俱泯而無考失令不識歲月且益遠凡令之可見者又將泯矣予甚懼焉悉取而載諸石雖到罷日月間有未詳然書其姓名於上使後之人或因姓名而考得失庶居是官者有以自警而不敢忽則題名之設尚有補於世教云

台州新給贍學田記　　俞建

嘉泰改元春正月栝蒼吳侯懸戎監簿分丹丘銅虎始至欵謁學宫進諸生而諗之曰台嶽神秀之區蟠粹鍾

緼挺生宗工碩輔以隆道峻德調元巖廟實闓帝賚崧

高之祥為是邦圭袞盛事洎名卿鉅儒魁壘正大彬彬

輩出迺至擢第太常策勲壁水聲價尤擅一時人物彙

征林立號東州冠碣來親挹簪弁闐闐秩秩詎非幸歟

顧淬業于學凡幾庠廩所儲奚若士歷階具對比歲絃

詠日蕃貲聚未啚豈年僅僅弗贍小遇旱潦搏手莫支

虀鹽蕭凉韋布瑟縮非一日積侯慨然動色曰若是寧

不於多士歟繼粟育才責不余任而疇諉會郤吏以敗

聞聽其歸田于官厥壤敷腴境臨海之保樂豪宗環睨
競覬顧疆畎適與故學田綜錯晦計者百有四緡計者
九百四十有六斛計者二百三十有七侯喜謂建曰是
不足為吾泮助耶吏白帑失贏會直僅償委馬懼闕公
計侯斥言郡國教養宜急捐以予士不猶愈乾沒汝曹
手吾帑縱之搏縮奚病矧餼廚傳稱過客匪性所樂抑
不暇已約彼裕此余志斯愜尚安靳趣割券畀學別儲
復懲悉之劍佩聞風踴躍起敬懽言牧伯主盟庠校累

累毋乏大抵稍繕土木即推殊尤甚或面勉鋭應出衷愫實鮮施予儉束廩給靡聞孰鐃植牙惻怛加恵若侯勇且亟者歳獲常入粟有羡儲繼今一飲一食皆侯賜也屬厭將奚窮始謀肖像揭虔侯郤弗許乃合辭屬建識顛末以詒後不得辭嗚呼謀食求飽士之恥也豐餼養士上之禮也禮明則化行化行則俗成汎觀州邑棘利舒義右政左教籌筭榜笞日接耳目視詩書俎豆若將浼已惟吳侯學以傳家材以經世飭吏事以儒雅主

治道以清靜孜孜風化嘉與培植是舉也君子謂立政知先矣夫出研桑之私智而能急衆所緩一宜書恥徇已以自豐推而俾寒素蒙其利二宜書休績創睹前罔倫擬三宜書雖然侯之飫爾士誠渥矣勵志賈勇毋但傃功名之岐嚅嚌涵泳益鞭其未至以叩聖賢之藩級諸生誠知此歟侯意斯無負而侯之德庶乎其愈侈哉侯名英售崇寧間以中書舍人知制誥者其再世祖也

台州增學田記　　應椿年

淳熙四年歲在丁酉冬十有二月濮城李公被命來守

眎事纔三日謁於我先聖祠下禮畢陞堂延見諸生顧

瞻兩序冠帶聯屬謂椿年曰是邦上應台躔儲精孕秀

名士代不乏人學校彬彬也固宜他日問學中人才且

及經費椿年於是言在籍之士不啻數百人而食於學

者未嘗滿百一歲之入不足以充費典教者以斆學之

餘錙銖計之小不經意則用之闕也滋甚故有願處學

而不得者公聞之瞿然曰是豈養育成就之道哉當思

有以附益之他日又語椿年曰學用之不足未有以為計近謂諸好義者得黄巖黄氏田五十畒寧海士人陳公輔田二十畒臨海將仕郎朱鳳田十五畒為穀二百石有竒縣聚其實而歸之學吾方以義勸人其知慕名教而來從者殆未已也子其謂何退語諸生雜然相賀請遂記之椿年愚不肖尸教事愧不能作為文詞侈公之賜竊惟今海内郡縣莫不有學其間或患不足者特上之人無術以濟之耳昔唐劉賔客刺夔州甞有言曰

令之膠庠不聞絃歌而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其説固當矣然其議謂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乃計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舉天下郡縣歲凡費四千萬請罷牲牢衣幣籍其資半歸國庠為葺室罷用篹食之須留其半益州家學校之用計則未為得也今我公明號令一政教糾察奸欺督勵風俗曾未期年上下懽服故能以義感民而民以義從不勞指麾千里之内士皆受賜較其

成效異乎損上下之儀以為食者矣異日此邦之士樂就菁莪之育而多為聞人實基於此公名質字文叔昭陵賢相文定公四世孫家傳儒學公之政汲汲於學校如此源流蓋有自來矣是用特書以詔于後嗣有附益尚當屢書之云

增學田記　　陳耆卿

古之善為政者以養士為先善養士者以尊禮校官為急校官無簿書期會可以談詠而不事事也然所職乃

教化則有出於簿書期會之上者焉教化所以養士之心徒曰養其心而不養其口體亦偏也要自口體以上充而進之爾然則士無田而校官無宅毋乃不可乎按州志曰自三舍法罷田不能及頃南渡後凡幾增廩而其入止一千八百石有奇以故月俸日餐豊且病歉且赤立士最盛而養寂薄類亾具甚太守邢侯近至則曰吾非不能急此而又有急於此者吾聞巳丑之水校官舍寸甓不守而僦民屋以棲諸生知之乎謹曰然乃先

以楮四百五十緡為學廳費而後以没入田八十八畝為贍學費又光孝寺私塗田千畝訟宿競未已復丐以其半為學須意懇懇矣夫重於教化而輕於簿書期會知本也先於師之居而後於士之食知序也然以義理而論則為師者豈以居為奐美為士者豈以食為屬厭哉為政者自宜然爾宜然而不然者多矣侯迺能然則幾矣吾學固多良士又遇賢師師戴君槃岷隱端明之猶子也問學既有源且能不言而躬匪怒以教所謂合

尊禮者於是乎在特所謂尊禮之道不止於新其居爾求余記久未涉筆洎俟去益急曰吾不以其在否為勤惰也賢也記合蘧為二遜謝曰願以田為目而宅附見焉不以已先衆也又賢也端平二年七月日記

州學增髙塗田記　　董亨復

儒宫之養養有用也佛氏之養養無用也有用之養常薄無用之養常豐然佛非儒其能安坐而食乎佛既無用於世儒又有功於佛因彼之豐助吾之薄理亦宜爾

先是台之七僧有新圍高潮塗田前太守令尚書趙公必顧以其半與學賔窓記之矣報恩寺爭之不勝思以計取陽為租佃歲輸不能釐杪陰實據之既郡委官履之而周知其數為田五百二十二畝有奇地已墾者一百二十畝而縮未墾者二百四十畝而贏瀦水之所一百三十七畝有半斯亦廣袤矣而塗之增者日未已也然與養濟均分學不能專而有故僧搶臂於其間令太守趙公因博士楊君熙之請盡挈而歸之學別輟廩餘

以惠貧民然後學總其權而利入豐矣或曰有用無用之養不同矣養士與養民亦不同歟曰不同民之養惠也有政焉士天民之秀傑政所從出也趙侯懇懇愛民而於士尤加意其有望於士者遠矣諸生游於斯當思天地萬物與吾同體窮則善其身達則善天下斯有用之實也不然屑尺寸之養其與佛徒相去幾何趙君名與傑南豐人淳祐二年四月日記

州學登科題名記　　孫實

士有所見則有所守有所守則有所建立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不待文王而興者豪傑也方今庠序之教周徧海宇作成賓貢豈皆待文王之凡民葢豪傑之士游於斯泳於斯幸得時爾神宗學政舒王經術令上以聖學緝熙之真相以賢業弼亮之上有所揆下有所守無非道徳之治性命之情其所感化何待鐫諭教授黄君作諸生題名記亦建立之一端也乃若賢能之書故自有次第學者當服膺之

登科續題名記

魯訔

郡直台躔地實隘東海蕩江瀉氣無厚蓄俗多勤瘁競趨不舒行古不名顯人國家聲教普洽溥海内外士俗炳炳始與他郡爭衡羅公適以材德表見於熙豐多士時陳公公輔以忠鯁得名宣和間左公謍之文雅朱公斐之醇亮比相望也紹興大駕南廵昵跡風化中州名公卿萃于郡市歧肆里易服聲華文物相摩盪而俗益美故舊記始自咸平每舉不過一二人比來榜不下四

五自今家訓人勵闘山川之隘而廣之俗美于今猶今視昔鴻儒碩德輝映泰階有人焉嘗竊乙夘第郡人同年者三人幸瑞安得陳良翰其一也以前碑無餘石請續之因題其首

增造貢院記　　　　樓觀

儒道與天地並所以扶持綱常於不壞不滅者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王公卿大夫不可一日無封植儒者之心不然則生人之類泯泯棼棼殆未知其所終

已成周賢能之書鄉老獻之王拜受之天府天府貳之内史出長入治自是而謀王體斷國論致盈成開太平皆儒者已試之效世降日薄競以簿書期會為急務凡可以釣爵禄趨勢利逞嗜欲者增廣開拓雖勞民殫財召怨啓謗弗顧卹也至若事關吾儒漠不暇問或者迫於故常苟簡滅裂以具文應有能超於積習以封植儒者為心勤勤懇懇隨寓而見要當大書特書以詔來者庶有補於世教豈徒曰識建造工役之繁瑣哉赤城為

郡上應三台下列五邑靈嶽嶙峋靈江迴復天下言東
浙山川之宏麗竒偉者先焉人稟地靈寖盛寖昌三年
大比雲蒸霧集校藝於棘闈者以萬計試所隘弗能容
羣趨以入尤病乎巷之陋也嘉定壬午齊侯碩以儒家
者流奉天子命來治台歳當勸駕朱幡臨視貢院東闕
福安荆莽鑿山拓址易舊而新其屋千楹而闢酒務仍
墻劃地為衢轉狹而廣其涂四軌意嚮所感咸思協賛
鄉之國子免解進士南昌司津趙師寛州學録林恪經

諭揚鑑貢補楊垓復議甃衕覆渠以平坎窞以防泥淖

齊侯聞而勸奬捐金給粟助其役郡邑之僚采桑梓之

達士友之同志從風樂施季夏鳩工仲秋告成扁其坊

曰興賢履道坦夷多士步趨濟濟也由此奏春官策宸

陛躋仕版求無愧儒效之已試則封植之初心其功用

可限量哉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記　　　　　包　恢

臨海山高水深地載神氣所鍾宜為人物淵海如海之

大魚溥集在龍門下得上則變化為龍者又宜以千百計矣夫何厥初寥寥乎其不多見也豈風氣未開而猶有待歟至本朝天聖以後歷幾年更幾科然後以漸加多中興以來以迄于今則盛矣然中間雖各以所長爭鳴於一時類有可稱者若其表表特出光前照後或以問學文章顯或以操行氣節顯落落相望亦曾不過十餘人果其才之難得歟令邑大夫劉君棟邑政修舉將及於教一日因士友相與言而歎曰盍亦反其本矣人才

之興由學術學術之興由學校顧此邑獨無學非大闕
典乎乃首為之竭力經營鼎新肇建學宮儼然眆乎此
也學宮成又取邑士題慈恩之名始自天聖甲子至淳
祐辛丑凡五十有五科得一百四十餘人列而刻之石
豈徒曰以是名誇示邑士覬曰以起其歆羡而使之爭
勝負於文鋒筆陣之間而已哉興學校以興學術人才
於是乎在抑名非虛生必以實得何謂學明人倫也惟
聖盡倫如舜之察斯可矣知此學則為學術而可與聖

賢參察此倫則為人之才而可與天地合𢿘是而取科名庶幾不悖於其實孔門嘗有四科之名言人所學之實也自德行而至文學其本末可考孟子嘗有四科之名言人所用之實也自事君而至大人其優劣可見後世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名實之判久矣有能進孔門之所謂學辨孟子之所謂用𢿘是而取科第庶幾無忝於其名取士之科名未可遽改為士之事實不可終戾先達名臣皆由此其選也名不難取而實不易盡盈

科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名實本非異科也惟今者新學之士能體邑大夫之深意無徇其末而忘其本則將見有特起東海臨大可觀而觀於海者咸歎其難為水矣取科名真拾芥特其餘事耳是不難

赤城集卷六

赤城集卷七

宋 林表民 編

天台縣學記

洪興祖

天台為山瓌富壯麗昔人於此窴搜遠寄追王喬應真於疑似恍惚之間而不知赤城所據靈溪所濯其下必有偶偉不群之士可與風舞雩而休杏壇者顧所以引而致之之道未至爾與其彷彿所於聞孰若合沓乎所

見與其遺世而不返孰若逢時而一鳴吾友贊皇李君之為是邑也聖神在位登崇俊良加恵遠邇富而教之成均首善郡邑承命於是奮然度材鳩工起廢一新之而其民不知經始於丙寅之冬落成於丁卯之夏中祀先聖旁集諸生成人小子肩摩袂屬絃歌講誦洋洋盈耳所謂俊偉不羣之士既出而為之師且與其長論所謂達才而善俗者是歲貢於禮部者五人齒於鄉飲者數百人文質彬彬有鄒魯之風焉嗚呼使天下之為邑

者皆如李君吾知泮水之有人使泮水之為師儒者亦復如是吾知成均之多士抑嘗聞之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孔子蓋轍環天下而七十子之徒不皆生於魯而老於魯也古有分土無分民比閭族黨非一方之民則庠序學校非一鄉之士周家德行道藝之舉蓋取天下之善士豈求於一鄉一國而已也耶成均古制也郡邑之學必占籍乃得肄業非古也鄉使是邑無所謂俊偉不羣者則如之何學者不可一日無師模不模範不

範揚子雲非之故愚既為李君書其事又舉是説以告來者李君名亦字原仲觀其所立可知其人矣

天台縣文宣王廟記　陳襄

孔子聖人之大備者也使得百里之國以為政於天下雖堯舜不可及為天子者不以有巳聽命以治天下為諸侯者不以有巳聽命以治其國則必期月而為東周矣惜乎天民之不遇命也自唐以來天下郡縣始立孔子廟追尊王爵春秋釋奠天子以下皆執弟子禮世以

為尊用孔子之道如是豈其然乎生而有盛徳於民死以祭禮報之如曰尊用其道則未也天下之文弊久矣自周迄於今宜岀浮偽尚忠實百物或有失職者宜正名王澤或有壅滯者宜任大臣遠邪佞官政或有濫冗者宜官賢者以黜不賢者教或有未至者宜興學校隆師儒禮或有未修者宜教民冠婚喪葬樂或有未作者宜攷五聲十二律放鄭衛豪傑或有未出者宜拔賢才舉逸民鰥寡孤獨或有未養者宜弛力舍禁授田以制

取財以節民之蠹或有未去者宜黜佛老邊圉之患或有未備者宜足兵孔子之道用之則必先於此數者夫能立廟以守其祭祀尚未為得禮者而況於用乎天台縣有孔子廟不修縣令石牧之始至歲十月相縣之東南隅大作新廟為屋總六十有二楹先樹正殿塑孔子南鄉左右十哲曾子自為門弟子六十有一人與諸儒傳經者二十有一人皆圖諸壁間各以其所追爵等降如周之服冕圭璧惟孟軻荀況揚雄韓愈氏服儒服焉

中立講堂圖古之輿服禮樂之器於其兩壁間又設學舍師生講習咸有位序祭器在西房庖厨在東房周回門廊環以墻宇又考古器作籩豆簠簋樽罍俎爵之屬十二月廟成明年春秋釋奠入而行禮生徒興事品物如制像圖尊嚴籩俎新嘉神明燕喜人物觀化先兹邑民不識儒學又故廟湫隘與民雜居侮慢不尊至是耳目開覺始有學者嗟乎石君可謂有志矣區區一小邑而能為孔子立廟制度以禮春秋以時祭之俾民不忘

是已無愧於心如其欲用孔子則天也非力之所及也天其不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則亦已矣如欲以斯道覺斯民也石君之志其必有遇矣乎

寧海縣文宣王廟記　李慶孫

或曰上古有賢不肖而為帝王者則仲尼反為旅人何哉天止生仲尼以聖德不授仲尼以寶位聖故有作德乃有位所以辨别其賢不肖上以品藻於負古下以繩準於後世俾自天子及諸侯皆折衷於六籍故舉世之

人歎其無帝王之位待仲尼之深也自仲尼沒至今四十六代而天下自京師至於郡縣以廟而祀之不絶則與夫父祖雖授於天命子孫不守於宗祧者異也台州之屬邑曰寧海作新廟於縣署之震位過能政而興舊址也且縣之經始有圖牒在此乃不書引領四顧馳心萬類海際境上山入天半地如雍壤人似魯俗蓋王化所及而儒風如素然向之宰是邑者或因循玩惕或才識無取忽似堯之貌蔑棲神之宇投繪塑於地棄梁棟

於野雖黽勉以釋奠柰淒涼於肯構於是皇帝東封之三年廷授武功蘇公為此民之父母旣進謁於先聖則愓然以傷其蓁莽越明年乃與少府展公進吏民於庭諭以新廟之志吏民喜曰向之不葺是邑之不幸今之云葺是教之將興若其經費則民悅而子來也唯命爰拓其基而廣其制正其位而辨其等殿如嶽峙廊如翼舒門如洞闢然後以山龍而下九章被於先聖之衮立先師十哲之像配享於左右圖諸達者於屋壁如進賢

冠之服彩章著明儀形具備尼丘之祥庶幾之聖升堂之列如循循於善誘若拳拳於服膺類孜孜於好學當此時也則蘇展二公修禮文而落之集邑中吏民長幼以觀之皆匍匐奔走俯伏抃躍果不以鄙邑為吏故幸二公揭起斯民使我民復見於先聖之容學校載興庠序益嚴詩書以存絃誦以繼嗣而朝廷頒以祭罷故上丁之禮由茲而為新廟之殊觀也且仲尼之生厄陳則絕糧今乃血食遊鄭則喪家今乃廟貌去魯則旅人今

乃王爵加以令天子登封降禪之後幸其居而增其謚是其亂代之痛心過治世之尊教否之於生前泰之於死後也噫廟之既成則先聖之神其不福於斯民乎斯民之性不臻於聖域乎必也異日多君子之稱不獨在於魯衛而將變於是邑也豈不美哉有問蘇公之為人則曰咸平三年以文章擢進士第以孝養辭賓從職而甘屈跡於縣道以迎侍母氏凡所歷任皆以廉明稱故令之來澄清弊源崇樹治本躬昜峻嶺通為坦途緑毛

附𪓟山來殊眖則秩滿考績或外莅繁劇内列華貫動静語默率以仲尼之道為意廹未可究其遐邇也抑展公乃衆仲所封因官以賜姓而命為展氏族分為隴西世龍有常家尚儒術祥符初以禮經中第初命作尉兼職簿書性直道充官清譽至故和而為政民以受賜今以後亦未測其所至也僕以旅遊叙蘇公之鄉故見展公之厲誠相與守天子之法制修文宣之廟宇真吾徒也辱命作記乃摭實以傳信云耳

仙居縣學重修記　　周必大

孔堂高第猶分四科性與天道未嘗輕言世之學者乃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其不可得而聞者每求於議論之間往往名是實非言出而躬不逮此今昔通患也古靈先生陳公諱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時方以雕篆為學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唱道海濵鄉人化之號四先生皇祐中令台州之僊居篤意學校首為文勸人讀書次諭以禮義之俗又擇明經之士朝夕講說

詢問大義間入程試高不躐等卑不流俗示之以方期造於道而進取亦在其中士民懷之奉祀今百五十餘年嘉泰辛酉夏通直郎四明林岳來治茲邑歆慕前哲凡庠序堂廡門觀舉新之厥初祠宇庳下遷至中門之右極其嚴潔刻公遺文二十五卷得謝雨詩於斷碑增置集中學有射圃淪棄榛莽亦加薙葺别市民居拟觀德亭總為錢千二百緡皆出節用籍贓田十八畆𣪠務場餘財月萬錢以贍給生員請尉簿嘉禾錢撫專主教

導於是學職林宓呂咸陳潁王述不遠二千里以記為請夫教人必以聖人為師古靈學夫子者也林君希古靈者也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怠尊所聞而行所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聖可不勉歟按國史古靈傳惟載其宰河陽典數郡所至必務學校而令僊居則畧之是尤不可不書也

台州補軍額記

陳耆卿

國曰軍國州曰軍州非先軍而後國與州也室暴宄吏

厲階徵軍則國與州潰不治雖先軍可也相州之小大而為兵之衆寡舊葢有額焉多則贅少則缺缺額之弗補匪惟一朝而亦不止一州矣諺曰省廪食者縮於財也至以餌市人販子取籍具勿問藝云何桴鼓鳴望風迎且遁若是者不誤其事哉嘉定十四年毗陵齊侯守台州優其粟與衣而精較其材與力故甚嚴於春秋二閱尤嚴於月按士勸且勵樂而歌之然未足以盡侯德也其最可紀者士不幸死則以其子弟之有材力者補

馬無子弟則姻黨而後許凡民而補焉蓋爲彼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養爲吾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用以故無不補之額亦無不練之卒樂而歌之者又曰以衆矣於是相與請於路分林君訾而林君復請於余願礱石以報焉余惟自昔誦美邦侯止紀民政未有紀兵政者雖然民馴易感也兵伉難齊也以伉而難齊之兵過於馴而易感之民至於樂而歌之請於林君如此請於余如此其兵政可知也因其兵政而民政又可知也民政

不勝紀紀兵政自今始可也補額雄節四十有八人威果三十有五人崇節一百一十七人壯城三十有二人外寨八十有七人今而後又不知其幾人矣答之曰礱石以報詎若礱汝心以報哉

台州奏蠲酒禁記　　謝采伯

臣聞諸父老台郡通閩廣嵐瘴為厲非酒無以禦其毒故其民食酒習慣為常者利冒禁曾不少戢紹熈間守臣徐子寅蠲其禁寶慶間守臣葉棠有志舉行會除常

平使者繼奉詔撫州巨浸之餘民不堪命亦蠲其禁然皆僅僅兩載而不能以久者未嘗聞於上也端平三年守臣陳振孫因士民之有請稽本息之盈縮條公私之兩利以聞於上鐃諸樂石俾民歌咏聖德以詔來者其慮遠矣臣以為榷酤非常賦也漢武帝用兵之餉而𢿝也武帝席文帝富庶之餘業用兵纔三十餘載而海内已虛耗遂作俑榷酤繼世亦悔其失固甞罷行而言利之臣接踵於後世豈能悉意捐去是用兵之禍歷一千

三百八十餘載而未已也臣嘗兩佐州四典州私醸亦
固有之然令下之日秋毫無犯獨臣里中更守臣十餘
人繩以一切其弊自若走卒坐鋪譏邏旁午而匿姦藏
慝反滋弊藪若官吏夫匠之屬日賂月餽皆有定數歲
終則倍之有挾者寄造率十餘家彊有力者抑又甚焉
不幸而獲則不過升斗窮寠人也彎卒例擒以逃譴其
始獲也必讓曰以供囚也其編置也復讓曰以奉護送
也故酒麴秫米之四鄰與在城内外之飲客簞楚日報

而私釀日盛官額頻虧本息折閲承流宣化者亦付之於無可奈何而後止其弊極矣小大之臣但知增取之為工苛慘以求勝而莫以蠲禁為上言者聖德如天䀝民如子豈忍與爭錐刀之利而戕民以徒流之酷哉特民瘼不即以上聞爾今賢守臣洞見官額初無毫釐杪忽之虧而在民獲安靜和平之福逌為奏請而賢相國為之敷陳聖主亟俞之頒降省劄以示遵守與國無極除漢武以來一千三百八十餘年之患邦民幸甚得保生

業奉實祀無刑辟之虞熙熙然若生於唐虞三代之世而聖德巍巍軼唐虞三代之盛矣顧不偉歟

新建鹽倉記　　陳淳祖

浙東瀕海郡四隷提舉司置牢盆處所二十五在台者三獨黃巖于浦鹽屬焉曩鈔法行時巨商驟至常先挾券置驛運鹽之艘纔達水步紛售而去不暇積也數年來鈔屢更商筭日貧多徙業遁去鹽山積無可貯議者謂法不便夫法之變將以通之也豈料其窮至是哉今

為鹽課之説三有拘榷之術有私鬻之禁有名誘之策其二者可令行禁止其一者非人樂趨不可強售也故法之行常患吏不通其意一於法則怨一以情則弛急則謗沮怨則奸勝反使下之人操其術以撓吾政者皆是也台雖號瀕海接畛聯麓猿居蟻附之民大抵皆山窟穴耳一監所積一歲販夫至無幾何雪廩氷窖日融雨液吏常懷羽化之憂非開源疏流輕利以便法恐未易朝夕運掉也淳熙五年夏倉使章公端子至律已如嚴

師不肯跬步放規矩治官如當家不敢寢息廢扃鑰政
出廉平人樂其利浙東鈔法始流衍於他路獨台與温
猶以發泄路狹未大至往往人勸趨之通判俞君益之
以便宜來告且言都鹽倉久廢今所謂倉古浮屠半屋
耳散積他處架漏日甚宜亟改圖舊有常平倉已易建
遺趾尚存即其地為便公命亟行之遂以丙午夏經始
明年春成為屋百楹内敞外周堂森廡衛公無重費私
不繁擾若又慮運鹽之弊籍官舡而繕緝之剌兵為篙

師以專一其用自是舟運倉儲皆有條貫其為公家計
悉矣公嘗薦於朝謂君綜核精密通材有守信哉他日
余嘗佐公議鹽事公曰國用全靠鹽耳會計者較其盈
不肯捐直以售謂自銖兩而上總其凡而計之則為國
用之失也滋甚不知鹽之為物不與他貨等坐一日失
一日耳損益有道一朝而盡發之山海之藏固無筭也
其末之思乎吾儒生不觧是以理觀之宜信會公移節
治永嘉不及謀而去矣事之不可行何獨此哉俞君請

記因識公語附之末云

台州支鹽廳壁記

陳耆卿

州縣官例有廳壁記獨支鹽廳闕豈其病在官庳耶鹽課至近代愈饒設職亦衆倉官主出納鹽場官主辦集辦集難爲力而出納易爲功官雖庳不足病也台州之倉官有二所隷鹽三後以二隷四明其存者一以故倉官亦省一鹽之額以袋計者昔爲五千有奇而今爲三千有奇夫官既易額減又益易遇客鈔至鱗排櫛附隨

先後給之責可塞賞可得爽敏之士噤無所用其力則往往求以自見於其職之外上而臺與郡亦曰是有以自見吾不敢束於其職之内焉蓋令耿君悦是也然則官雖庳不庳者人爾非惟不足病又足喜也耿君曰吾不以為喜而以為憂憂其無以視後人而又憂其無以繼前人也錄其姓氏自楊爊以上分員者二十四人王栻以下單員者六人求余記兩年及是始筆授

杜瀆鹽塲重修廳記　宋晋之

杜瀆蕞爾地僻在海壖國朝熙寧初始議鹽筴建監設官以董之其課入居是邦三之一紹興間會稽姚君寛新舊治迄今四十年矣歲月寖久日就隳圯當官者因陋就簡率不經意淳熙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臧君實來視事之始愀然曰如是官乎遂欲更其舊而新是圖貽書晉之曰貴海重利也榷監重事也風雨之不庇而覆壓之是虞觀瞻之不聳而服役之是懈奚以善其後君為我請之上官吾將佐以已俸晉之遂以其事

上之州别駕州别駕又上之鹽司之長得錢十有五萬緘君慨然致力爰諮爰謀爰究爰度期於必成而後已廳以治事室以燕居㕑以貯藏亭以量稱廊廡門臺以翼以峙為屋凡三十有七間役工三千人有竒糜錢凡百十有五萬肇始於丙午之春落成於是年之秋工利其入曾不告勞民樂其均亦不稱病一旦輪奐觀者稱美韙哉為是役也噫士風凋弊誰能遠謀其有巽懦退縮不克振舉視如傳舍支撑朽腐以苟歲月而已亦有

奮然興作頗快人意往往挾公而私先規厚入利未膚寸而害已蝟毛矣有如臧君廉勤自將誠實外應表表於流俗之上視民事如家事愛官物如已物捐清俸以就役集衆力以為助革累政所不能革之蠹成令日所不易成之績臧君其賢者歟里有貢士周鎬請曰杜瀆之鼎新也固臧君之美也君為邑長且職乎此者也亦君之力也致之吾鄉决渠徵勞也有記戒壇異教也有記孰謂臧君之事而可以無傳晉之於是乎書臧君名

棟字元任番易人也謹記

臨海縣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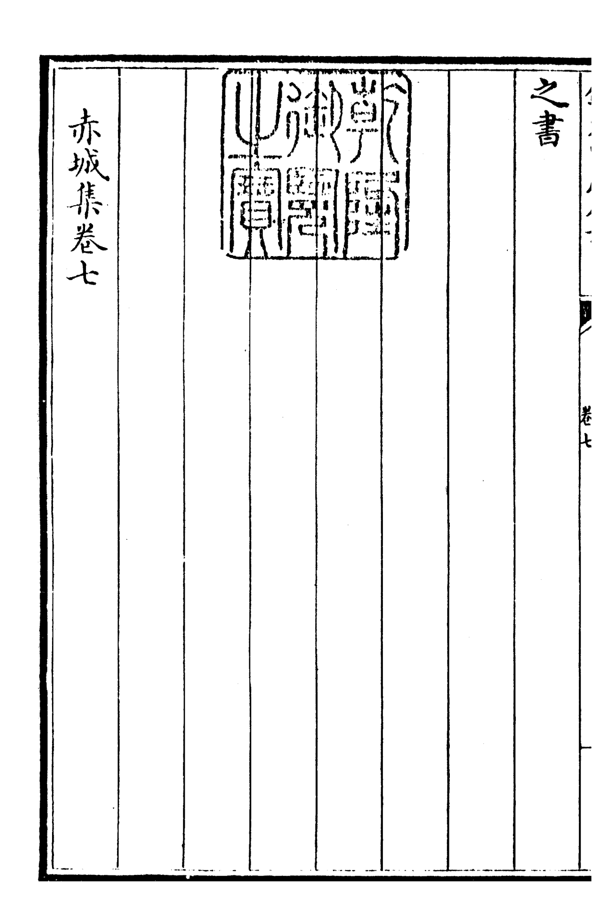
王䜋之

錢君温伯之令臨海也度時施宜得先後緩急之序越明年政成訟理顧縣獄歲久庳陋傾側風雨燥濕之不時而疾癘間作惻然興念捐金五十餘萬鳩工度材撤而新之役不踰時屋室畢具夫環百里而為縣事之可舉者衆矣温伯獨以犴獄為急豈事無大於此者乎蓋温伯提刑君之長子也提刑君在吾鄉號丈人行耳目

所接多中原故老之傳其居官尤謹重獄事每行縣録囚徒往往以寛平名温伯之政及此非偶然也又明年温伯過余道其事且求文爲之記余謝不能其請至六七不倦余因復於温伯曰民生之不齊舊矣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彼惟不得其平也然後决平於官官師察夫不直不正與夫强而不令者寘之於獄使之苦身體勞筋骨一治而終身創彼知長惡之非利則相率而歸於善矣是囹圄之設固遷善逺罪之端也子今

廣其屋室至者頌繫與平居不大異然則所謂惡者何以懲善者何以勸乎溫伯曰否人之不能皆善固也然其初生未始不善也自其蔽於血氣之暫乖爭陵犯間或未免及陷於罪未有久而不悔者官司徒以一日之故逆計其終身之不復遂以抵冒昧扞者加之彼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習俗薄惡人民囂頑非盡下之人過也今寘之囹圄中優游不迫待其自愧所以養其悔志而復其本心此字民之職先君之志直溫之所不

敢忘者也余曰惡者人之所共疾子必待其自愧子於惡者如此其於善者可知矣善哉子之志而未大也温伯曰願聞其說以開固陋余曰昔者夫子聽訟必使無訟蓋防其源也今必待其已入於惡然後感之使悔豈若教化之素洽俾之無入於惡無至於悔之為全善也審能此則臨海之民皆洽君之德而無有司之犯狴犴之設將焉用之雖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可也尚何俟撤而新之乎温伯曰未能也願學焉請筆其語因為



之書

赤城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赤城集卷十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鄭泰郊

赤城集卷八

宋 林表民 編

重建黄巖縣獄記

周端朝

自朝廷至州獄官皆專置唯縣否或曰縣畢事省無庸置也然則貤於丞若主簿不可乎或曰令官簿高閑事孰柄任專丞若主簿不與是也夫縣雖畢獄實重事謂無庸置非也獄之生殺予奪其根乃在於縣自州至朝

廷咸取成焉謂令官髙柄專而事熟是也然令官終不為髙所任終不為專則有疑畏牽肘輸訴咈情非仁與明鮮不脂韋以聽吏幸事㴸情得所抑必富且强不得於縣則㗋臺若州之吏反責於縣縣不能勝也兩造至焉吏視財有無為白黑柔其富且强者而無後憂反是則財聚於上而責逮於下唯然故民習賂而輕犯法獄犴充斥縣多不理令之設豈端使然哉蓋令所不得為者一其所得為者二地迮勢壓辨數莫奪仰屋而竊歎

有矣所得為者令無先入之見無喜事之心平受初情省絶旁蔓縱有不獲吾無怍焉又所得為者民不幸抵此矣察其凍飢時其燥濕狴㕔勿痍梏拳中程猶未至以菅猶虺蜴視其民而况麗于獄者非皆狠戾犯法者也追胥之愆詿誤之累間多有之顧所以安全之者尤不可後黄巖壯邑事不能甚省而縣獄且百年風隤雨敗久弗及整紹定己丑令趙君汝駉始撤而新之為式敬堂問事廳屋髙而廡深壁閎而板堅起五月至九月

畢役請記昔后山氏記彭城獄請敬其社稷不以重法地分視之龍圖鄭公政法以戒獄具核獄醫為首敬其民者本也戒其具者末也白康隨車蒼鷹集舍縣尹事也豈直囹圄云乎哉然而本末具舉政教並行有能服不鄙夷其民之訓則改㪚振新亦其事之一焉因記歳月并縣之治理志之以告凡受王嘉師者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葉適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所由出也或畔道從利茍榮其身

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況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豐時貴人視民甚蒿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靖康憂恐懲艾已泮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四肢心腹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措遠去然後傍徨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

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守絶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中原當可復豈偏安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為近習擅事迄自退二公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循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死生之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

行君子以意行道晚進濶遠不知所從慶歷後名一功著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羣萃而校處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薦饔醴芳苾如三老之享而又仰其大節俯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為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為孔文仲排劾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

州學六賢祠堂記

吳子良

淳祐五年秋予被命將漕神京實忝兩道提學事不自揆庸陋頗欲恢教法振儒風俾州縣學於訓厲程別外各議祠鄉先賢之未祠者以示標表於是明年之三月台郡學始祠六賢曰金部郎鹿公何曰知南康軍石公塾曰户部侍郎商公飛卿曰郭正肅公磊卿曰國子司業陳公耆卿曰丞相杜公範建祠之日太守丁君𤪹教授王君宗率諸生奠謁成禮而王君以諸生之書來請記余告之曰士所藴抱者志所講磨者學所涵養者氣

所植立者節若夫功業之鉅細隸之於其所處不較也爵位之通塞繫之於其所遭不數也使其稟純實之志明正大之學負剛直之氣著忠鯁之節豈不㤭㤭乎大丈夫哉雖然志與學根源也氣與節枝派也惟志與學所向而氣與節隨之未有志與學純實正大而氣與節不剛直忠鯁者夫士君子莫重於進退語默之義天地間莫大於是非邪正之分嗜進而不知退當語而默是掩非而邪干正此之謂樹人慾滅天理罔君上誤國家

自古亂亡繼此其出者總總也今夫朝廷尊安名位寖通顯矣而投簪於末暮之年脫屣於必爭之地孰有如鹿公者乎姦憸柄國羣小塞要津矣而或彈擊不避或封駁甚勇論諫益力孰有如商郭杜三公者乎大儒之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名世之與偕不止文辭之傑出雖非必於退而亦非苟於進雖不得居彈擊封駁論諫之地而實凜乎有彈擊封駁論諫之風又孰有如石公陳公者乎是故鹿公之遯居野也貪頑者可使恥躁競

者可使息商郭杜三公之鳴於朝也懦夫聞之而增氣
權倖望之而褫魄石公之沈於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
以旱租困饑民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
獄卒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陳公之滞於三館也鄉人
屬以祠記諂權相則謝不為所親啗以兩制而索其文
則拒不予陛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
之議則衆辨之不隨也嗚呼是六賢者其於進退語默
之義豈枉巳而求容者哉其於邪正是非之分豈阿意

而爲欺者哉是其氣與節之剛直忠鯁豈非出於其志與學之純實正大者哉然則士萃而居上師而旁友志當何志豈非當志六賢之志哉學當何學豈非當學六賢之學哉夫志與學以六賢爲宗而不止於六賢之所到六賢之所望於士也志與學不以六賢爲貴而或出於六賢之所賤非六賢之所望於士也而況於絲粟之得喪瞬息之休戚曾足以汚吾齒縶吾足芥吾胷哉拜六賢之祠者可以凝焉思悚焉慕悠焉悟矣

思賢堂三讃

尤　袤

畢文簡公

故大丞相畢文簡公於太平興國三年以選知台州淳熙丁酉袤假守是邦嘗立公之祠于郡學獨訪遺像未獲後三年袤來江東而公之六代孫希文為安仁宰適知公自台移饒饒人嘗繪像於廟遂摹得之以寄今沈使君揭示祠宇俾邦人歲歲得蒸嘗云

瀕海出日聲教初暨勞來拊循寄乎共理睠求惟良得

此君子賢哉若人玉音嘉謂二百餘年遺風髣髴勸相我家流澤未巳再拜德容尚息貪鄙煌煌文簡照映青史

元章簡公

大參政章簡元公於慶歷六年來守是邦有功在民後一百三十四年得其畫像於裔孫康曾繪置學宫以慰邦人歲時之思云

玉堂之僊卒老東府燁如文章海内咸覩方其未達出

守茲土拯民昏墊寘之按堵完城浚隍植我楝宇百六十春尚芘風雨躋彼祭雲人渺今古天空地逈遥接公語

章郇公

昭陵命相率用厚德顯允郇公其儀不忒持循法度恪守繩墨視彼更張無異跳擲執久不行自觸墻壁使用公言治無今昔臨海舊邦杳渺音澤厥今甘棠二五詩蹟

四先生祠堂記　　劉爚

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學始建四先生祠郡侯豫章黄鏥使來言曰故侍講文公朱先生道為世師台之士受業於其門者衆淳熙間浙東大飢詔起先生為常平使者部内賴以全活而於台人櫛垢爬癢為德獨厚葢常比屋設位而祝之盍祠於學宫然先生之道濂溪周先生伊洛二程先生之道也故祠四先生焉庶幾邦人有所向慕而興起願子有以發其端鑰惟黄侯因邦人

懷先生之德而欲慰其思復推原先生學道愛人之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篤矣然四先生之道孔子孟子之道也今學者孰不曰師孔孟得其言孰得其所以言不入於清虛則溺於淺陋本源不正末流益遠是以義利不明習俗以壞儒者遂可厭薄天下不復見治古盛時然則長民者盍亦反其本矣今侯之牧其民芟夷暴彊封植善良政既行矣侯曰未及乎德禮也乃建是祠率諸生而舍采焉執事以序雍雍如也禮

成而退有進而言曰先生之容則既瞻而仰之矣先生之道可學而至乎侯曰善哉問吾嘗聞之惟皇上帝降衷於民本然之性無不善也學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則施之家而順達於國而理措之天下無所處而不得其當若趍其名以為高入乎耳而出乎口則非四先生之所望於後學也余既嘉侯之為邦知所本而其所以教人者又親切而著明可尚也已於是乎書

陳忠肅公祠堂記　　陳振孫

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立朝著節為宋名臣去之百有餘歲其精忠確論絕識危行士無賢不肖皆口誦心慕磊磊落落若前日事孟子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公之謂矣始公事祐陵為諫官首論蔡京交結外戚謫監當未幾以都司攝夕拜又坐上時相書言私史邉費謫外祠遂入黨籍遷嶺表甫自便則又以子訟蔡氏不軌謫通川以進尊堯集謫天台晚稍牽復則又以飛語連徙南康山陽以歿其平生出

處本末如此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士生斯世維其知不足以知勇不足以行仁不足以守則至於敗名喪節失身負國而不恤夫既知之矣而行之或不決守之或不固者亡他焉其知之非真知故也是故三達德以知為首而大學中庸之教必於明德明善拳拳焉公之攻蔡氏不遺餘力至以射馬擒王為喻凡人孰不樂富貴而悲貧賤公視美官若將浼已而甘心於廢放竄斥凡人之處患難始而安中而悔終而變者有矣公坐謫至

六七不變卒窮以死可謂行之決而守之固矣其論絶滅史學比之王衍謂必有南北分裂之禍方是時天下承平不見牙蘖末三十年而其言信雖灼兆食墨揲蓍命繇不足喩其先見之審也公之所以大過人者豈非大學中庸所謂明德明善之君子而兼天下之達德者歟公之在台凡五年始至無以居借僦皆莫之與末迺寓寶城之僧舍故老相傳能指其處紹定癸巳趙侯為州訪公遺跡而得之深惟昔賢遷謫之地往往有祠以

見其高山景行之意如韓文公之於潮蘇文忠公之於黄邦人至今奉嘗不懈台人之於公不可以莫之知也迺即其處而祠焉明年正月祠成擇郡士林表民掌之取田之在官者十有二畝畀寺僧以為晨香夕燈之費而屬振孫為之記後學不佞何足以識先儒之大節竊嘗論次其事如右遂書以遺台人使刻之併名必顧丞相忠定公嗣孫妙年擢世科立身有家法為政識大體歷數郡皆有循聲能名他舉錯率類是不盡紀今以直

秘閣知婺州

台州羈管謝表　　陳瓘

臣瓘言政和元年六月初五日准通州牒准編修政典局牒奉旨取索臣所撰尊堯集請速為檢取封角交付差去人續又准通州牒尊堯集係奉聖旨取索不可遲緩臣即於六月十九日申通州乞依聖旨發遞前去仍申編修政典局云上件尊堯集先合奏御令匣內黃帕文字等並題作臣瓘謹封伏望本局特為進入於御前

開拆令於十月初七日准通州牒准尚書刑部符都省劄子奉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毁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臣即時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兼行不敢住滯今於十一月初十日巳時到台州城内者畎畒之志一書可通芻蕘之言萬里不隔集羣詞而上達遭一覽以為榮竄路雖遥陳情已畢中謝伏念臣材如糞土身若

梗蓬非敢以著書為能所陳者戴君之義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唯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恃庇於九重安能延齡於再造由淮入浙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瘴幸殊於五嶺尚留頂踵獨賴君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觀過之深仁憫此顛隮欲其存在以身

藏怨螻蟻之命至微徇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馳丹闕日想清光重干擢髮之誅徒斷戴盆之望餘生易捨大德難酬

黄巖縣學三賢祠記　　陳耆卿

三賢上蔡龍泉兩先生八行徐先生也初周程氏倡明絶學欲續孔孟氏其徒有四上蔡與焉學具在書後百年學幾絶朱張吕氏再倡又欲續周程氏也龍泉稍後出與之上下議論洎其殁獨自為宗兩先生天下師之

非一鄉所得私也師之始一鄉者黄巖推八行八行從安定胡公學為司馬文正陳忠肅諸公所知遯德丘園著行里閈嘗兩以應詔卧不起故黄巖之稱前輩者祖焉然未有表而祠之者紹定改元十月趙令汝駉始祠於學且曰吾不止崇一鄉之師也崇天下之師矣因上蔡之殁其子嘗廬於此諸孫育於此龍泉之生身嘗遊於此其友朋又多出於此遂合以祠焉或曰世殊也地隔也宗派異而名位邈也夫勢地古今不齊位與名有

幸不幸皆不足辨也獨宗派不可不辨而極有易辨者
焉亘古窮今所以贊天地者人也所以為人者道也手
道而發揮之之謂文身道而踐修之之謂行故文者道
之華采而因其文足以知其道也行者文之根幹而因
其行足以知其文也上蔡之學蓋宗孔孟氏龍泉之學
亦宗孔孟氏八行之學出安定亦宗孔孟氏能宗之則
能續之矣故其道續之也其文與行亦續之也大續而
小有未續而亦續也遠續而近有不續而亦續也或渙

焉同入或迴焉獨出人也或爆焉外震或斂焉内足時也要其歸而已矣江河淮濟皆歸海夫責其不歸海可也必欲使江為河淮為濟則不可也然則兩先生之與八行蓋同歸矣兩先生之學具在書八行之學具在心心與書一也故兩先生信天下之師矣而八行則不止一鄉之師也合而師之自一鄉始也合而祠之自一鄉推之上蔡謝氏名良佐龍泉葉氏名適八行名中行子庭筠亦以孝著號二高士來孫曰升世其學董其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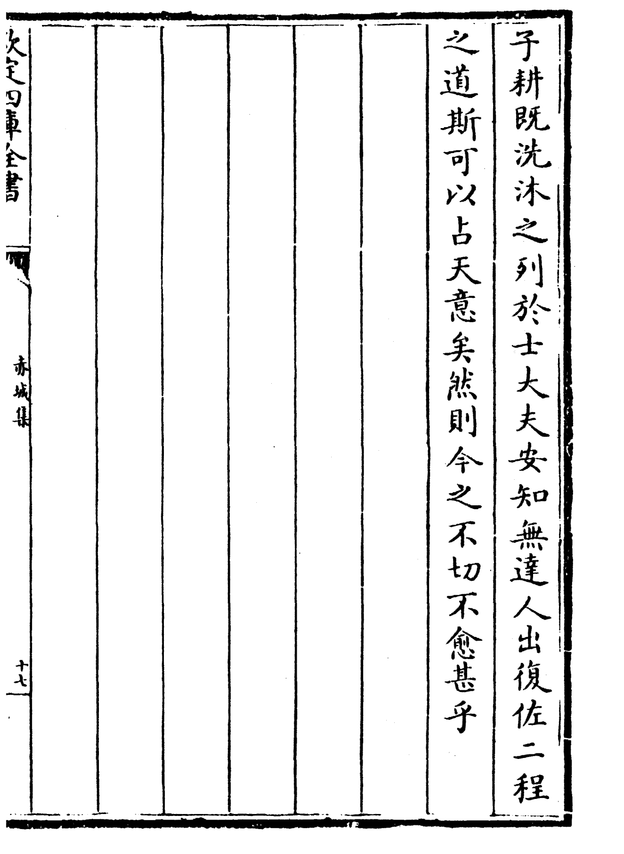
役且奉令之命求予文者也

上蔡祠堂記　　　　葉適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楊時中立皆為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難迸逸一死楚一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給事中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偕三貧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嘉定五年太守黄𠷈子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

賔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顥道於學在二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黄太守來他日邦賦之没於郡姦者一收歛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減節遂能以其餘興小學作櫺星門增太學生食服有珩璃䆁有罍篚又設爟火立養濟葬叢骸政通化達生死淵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蔡事不可解甚或嗤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遠近知有難易詩曰烝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遠也興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蔡遠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

行而天地之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敎其人不敢薄也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絶都曠國不一遇焉故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禄位以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説各不相統而以已之氣血所勝者為善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乎耕之舉者宜曰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於鼎循墻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奴久矣



子耕既洗沐之列於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今之不切不愈甚乎

赤城集卷八